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宋徵輿轅文　參閱

于忠肅公文集

疏　　　　于謙

宣府軍務疏　宣府軍務

兵科抄出、總督邊儲參贊軍務都御史李秉公具題

臣聞軍士有强弱者、必先於愼揀選、軍職有賢否者、

必在乎公進退。切照宣府等處團操軍士。中間有身體雖壯而膽氣怯弱。弓馬生疎者。有身雖矮小而膽氣雄壯。弓馬熟閑者。此等之人。把總管隊官員深知其詳。遇警出戰。必先揀選。其把總管隊官。必公其議論。第其優劣。某軍有勇而弓馬閑熟。某軍無勇而弓馬生疎。雖有私情。不敢苟且。爲其生死同致其憂也。成敗同任其責也。關係甚重。各不敢輕。查得宣府見操軍士。先該提督軍務尚書石璞選其精壯者一萬一千餘名。定爲頭撥。每名月加米一斗。其餘定爲次

在兵法亂無分勇亦無怯在能分其勇怯使各盡其用觀此疏知當時能實心揀料如此

撥三撥照舊支給月糧八斗近該臣奏要左右參將楊能楊信各領官軍一千員名協同獨石馬營等處官軍修理邊隘其參將楊能說稱尚書比時挑選軍士止是出於已見不曾詢問下人一時挑選不精因而各隊軍士强弱不一如今過尸恐有緊急聲息須（屬官敢爲此言亦見當時上下無諱）用合兵勦殺賊寇當與鎮守等官栁玉公同管隊官員選揀身力精壯弓馬熟閑軍士一千餘名其所選堪中軍士次撥者多頭撥者少甚至又有領馬軍人馬堪與戰人無鬭志者將好馬搭配選中軍士暫且

過口、候回還俱入各隊、混同操練、臣看得不堪過口軍人名爲頭撥、食糧雖多、而寔怯懦、選中過口軍人。名非頭撥、食糧雖少、其實精銳、不惟人心多不肯平。誠恐遇警不得實用。當與總兵官紀廣詳議、要將見操軍士。重別揀選精壯弓馬熟閑者、定爲頭撥。遇有警急、當先殺賊。其餘定爲次撥三撥、分兵應援。都督紀廣惟推頭撥官軍規矩已定、曾經具奏。不可更改。臣切詳看論無當否合與情者爲確論、法無定在協

亦有當獨持之者

公道者爲良法、爲總兵者。自合廣詢衆論。俯順下情。

務使見操官軍強弱不至于混淆勇怯不雜於並進庶幾人馬相得兵將相識倘有警急庶克有濟今都督紀廣不恤人言偏執已見掌兵柄如兒戲視邊備若等閑似此因循故常遇警豈能成事再照各城堡見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多有年力衰憊之人素無膽略濫分兵權況即今邊報不絕人心未安挑選官軍尤為急務若不早為處置誠恐有悞大計乞 勑兵部從長計議合無令臣公同各處鎮守等官著落把總管隊官將見操軍士挑選身力少壯弓馬熟閑定

頭撥者即兵之選鋒也

爲頭撥其餘定爲次撥三撥各另編成隊伍如頭撥軍士馬匹矮小者就於次撥好馬內對換騎操其管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內有年力衰憊無謀無勇及曾經告發剝削害軍等項官員就便黜退令其隨操或守城管事另選有謀有勇官員專委把總管隊常用操習以防調度仍將挑選過官軍數目明白開奏如此則官員知所勸戒遇敵可圖成功奉 旨欽遵到部臣等切詳禦侮之道莫先於練兵練兵之要必分其强弱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曰兵以治爲勝

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鬪。萬人之衆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此言兵不貴多。貴乎精。多而不精。莫若少而精之爲愈也。切照宣府地方。正係控制虜境拱衛京師要害去處。達賊不時出沒騷擾。而迤北差

朝貢往來之地若守禦少弱易起戎心故特及之。

遣使臣朝貢往來於此經過。宜簡練士卒。整肅兵威以捍禦寇盜。彈壓藩籬。以防不測之虞。以爲經久之計。豈期總兵官紀廣。不恤人言。偏執已見。以因循爲得計。視邊務如尋常。執稱規矩已定。不肯採納輿情。

此亦將帥風弊

推原本心。不過將各衞所精壯軍士。私役在已。或辦

納月錢或種田免利懼怕盡數送出以失私役以此不肯揀選執拘混淆況揀選軍士定為頭撥次撥二撥操練正係京師見行亦非李秉公臆見若不照依李秉公與鎮守等官內官柏玉議奏事理趁此邊報稍寧上緊選揀萬一虜寇逞彼兇奸仍復擾我邊境軍士素無分別強弱混為一途未免彼此負累進止兩難不能成功尤恐因而壞事又況獨石馬營等處地界接連尤宜謹慎防備簡練兵卒乃為至要合無一一准其所奏

湖廣賊情疏

湖廣賊情

先該湖廣三司等官節奏見有苗賊或三五百人或（時因虜警乘机殺虜有宿苗獠此叛寇亦據兩）千餘人侵擾劇掠殺傷官軍本部已經不次覆奏行令總督總兵等官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珤等調度官軍設法撫捕去後經今月久功効蔑聞而前項賊寇聚有二千餘徒比舊愈加數多其勢愈加猖獗且聲言要打武岡城池等語而梁珤等非惟不能設法奮勇勦殺抑且並無一字奏報顯是各官因循怠忽互相推調不肯躬親督兵撫捕若不督併勦除即

目興師轉餉、已及三年之上、地方不定、人心搖惑、而武岡州又係有王府所在更宜倚禦其爲國作王國去處、此衡州長沙岳州武昌一帶、大江接連。慮恐賊勢益張。沿江上下。聞風驚懼重貽後患未便。又況寇不可玩。兵不可久。玩則賊情愈肆。久則供給浩繁。財力屈殫。皆非經理之道治安之策。合無賫文與王來梁瑤等、上體朝廷付托之重下念軍民擾攘之艱、躬親統率官軍將武岡州等處苗賊、作急招撫勦捕、務在和同計議協力齊心、以收萬全之功、不許顧望遷延、玩愒歲月、致貽一方之患

若今日各官苟且文具，倘或賊寇勢大卒難整飭，失誤事機，罪將何逭。若果官軍調遣不敷，宜從將附近武岡州所在軍衛有司官軍民壯人等，隨宜調用，務圖成功，以保地方，以安人心。仍將撫捕賊寇盡絕緣繇具實回奏。

兵部爲揀選武職疏　揀選武職

臣等切惟兵者，國之大事，所以防奸而禦侮，保大而安民。然軍必有將，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兵法有大將，有萬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百人之將，要使小大

此○寔○切○要○

語諸葛公所謂先為不可敗也

之任各得其人然後調度之際克濟乃事　國朝用兵之制一本之以古法而參之以時宜一軍之中有總兵有左右副總兵參將又有坐營把總管隊等項官員往往擇其人以任之蓋欲防奸禦侮保大安民者也奈何近年以來為因承平日久兵備懈弛總兵乏統馭之才偏裨失遴選之道其把總管隊等官多有夤緣冒進非才濫充以致軍士不揚戰陣無勇甚則貪圖賄賂剝削害軍視兵政為等閑與士卒如仇敵失利僨事職此之繇邇者恭覩累　勅在京總兵

等官，留意訓練官軍，從公揀任將士。臣謙繆膺總督之任，與同總兵官石亨等，祗奉德音，即將各營把總等項官員，分別賢否，具奏黜陟。已定，近取勘到各營坐營把總管隊官員姓名數目，在部備照。今將選定把總等項官員，照依先前定擬，用心提督操練，不然後以任必然得人保甲許徇情作弊，因而輕易動挪。以後若有事故，陞調等之責在別揀得人，若別揀皆失其人，大帥與有責，亦難項應合選人代替者，該營把總等官，務要遴選至公。于一時。拈揀觀此疏，知當時我公充實事事求圖堪把總者，令其把總；堪管隊者，令其管隊；仍將選補在此也過把總管隊官員職名，具奏任用，及開報本部，以憑

查攷果有坐營等官將把總管隊官員私自拿動委用者定從總督總兵官指實參奏拿問治以重罪庶使體統不紊而任用得人武備修舉而不誤邊事緣係處置軍務事理具題

議處賊卜花禿疏　議處卜花禿

臣等切詳　朝廷之慶賞刑威猶天之風霆雨露故中國之馭夷狄必使　恩威並行然後遠邇畏服切照卜花禿原係建州右衛已故都督凡察男當正統十四年達賊犯邊之時跟隨伊父節來我邊剽掠人

畜後又糾合賊徒潛入遂陽地方偷搶馬匹射死舍丁又將走回餘丁佟得受瞭行殺死其爲兇惡罪犯深重雖都督董山李滿住等俱係同類夷人潛竊先前董山等赴京迤東昌英等俘得各人俱要殺死卜花禿以報仇怨則是卜花禿非徒獲罪於 朝廷抑且致怨於同類今雖自來服罪非其本心實出於遼

○按○然○卜花○同○知○則○應○之又當有說矣

東差夫都指揮王武等之所誘致雖 皇上洪恩俯從寬宥奈夷情奸詐亦難姑息若不量爲處置使之稍有驚懼非惟外夷開風而無所勸懲抑且此賊兇

强而終為患害。況獷獸由押而吞噬之性尚存。飢鷹去搆而飛揚之態自若。防患慮後。不得不嚴。合無齎文與遼東總兵官曹義等從長計議。候卜花禿回還到彼。或暫且羈留遼東。密切防範。仍行文與海西建州各種女直野人頭目。使其知卜花禿先前不合背叛。朝廷僅擬邊境原情定罪。合置極刑。朝廷但念其躬親赴京服罪。寬宥其死。令在遼東隨軍聽調。使其革心向化。俗恥易行。永不敢為非。候本人果能變惡為善。另行定奪。就令曹義差人將卜花禿押送

于滿住蒼山等處令其收管務在如法嚴固鈴束不得縱令生事為非倘或因事發露一體坐罪此外別有長策奇計可以使賊子知懼不為後患來人開風亦知警畏各從其義等而施行而容人具疏奏報不許心懷猶豫處置乖方以致事體誤疾貽後患緣係處置夷事具題

覆叙習功臣子孫疏 叙習點衛

刑部右侍郎江淵題伏惟　國家隆古崇德報功之典凡勳臣之家前代既加褒錄後世子孫得以承襲

爵祿，或遇蒙任使，管理軍務，然彼皆出自膏粱紈袴富貴，惟務安佚，不習勞苦，賢智者少，荒怠者多，當有事之際，輒欲委以機務，莫不張惶失措，一籌莫展，不但有負　朝廷恩遇之隆，抑且恐誤天下要切之事。詳其所自，皆繇平日養成驕惰，不學無術之所致也。乞將近年襲替過公侯伯等官，及未襲替其餘子弟各家除與學職正大教官一員，專教其習讀經典武經等書，講明君臣父子綱常之道，仍令隨各營總兵官日逐操練，觀用兵進退奇正之法，如此實為有資

此一段說皆可用發

於　朝廷任用、且使各官皆得展効才力、不致坐享厚祿、始終保全、與國咸休矣、具題奉　旨抄出到部參照切詳將臣之任。不博於古典。無以達事理之宜不練習於平時、無以應倉卒之變。此因國家承平日久、將臣子弟、往往溺於流俗、牽于世好、以致卓異者少、膺祿者多。茲當多事之秋。正宜簡將之日。所據公侯駙馬伯之家、雖間有奏討學錄訓導等項、在家教（此是具文無益）肅然其中亦有不曾奏討者、合無行移五軍都督府轉行各該公侯駙馬伯、查勘各家若無教官訓誨子

弟者令其逕自具奏吏部查照明白即便簡拔學識正大相應之人奏請除與專一教習經書開導禮義使知尊卑之分及公侯駙馬伯持身處事之道并隨住弟男子姪若有年力精壯堪以操習者俱開 本部日逐赴營隨同總兵官演練武藝不許晏安怠惰因循度日以負 朝廷之恩以忝父祖之業如此庶禮義之道明而將不乏人騎射之藝熟而用不誤事緣奏 欽依兵部看了來說

擒獲達賊疏

擒獲達賊

切惟中國之馭夷狄固當振之以兵威尤當撫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强而結其心也今也先節次遣人朝貢其譎詐之謀雖未可知而和好之禮則未嘗有失今以使臣未回遣人探聽迎接其奄克帖木兒既不騎坐鞍馬又不潛入邊城明說撥換使臣別無奸細情節而守墩官軍就將本人搶拿只貪一時之近功

邊臣每以小事起釁

不顧　朝廷之大體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輒便輕信起解今訪得奄克帖木兒見行監問切以爲

此疏殊得大体

此特一俘虜爾殺之不足爲武而或有以啓釁含之

不以為怯而或有益於事如蒙　聖恩乞　勑法司再行研審、委的止是探聽使臣消息、別無其餘重情請　勑令該府差人、連奄克帖木兒賫送前去、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處收領、撫令聽候邊上。如有也先差來之人。就彼交與領回。仍諭也先以　朝廷忠厚撫待之意。使之感激。本部仍行都督方善、并各邊總兵鎮守等官、今後各要整搠軍馬、固守地方、果有賊寇侵犯、相機勦殺、若虜中遣人來邊打話。止是一二人。三五人。別無奸細情弊。及遠探隨後。再無跟

隨掩襲人馬。就便撫令回還。不許貪圖小利。邀功生
事。以啓邊釁。以貽後患。亦不許指此爲辭。縱賊入境
剽掠。以誤邊務。緣係請　勑及奉　欽依兵部知道
事理。具題。

怠廢軍政疏　軍政

該刑科等衙門劾奏都督同知衛頴等交通飲酒。奸
宿樂婦。怠廢軍政等情。欽蒙　聖恩寛宥。弗加罪責。
然臣等切惟衛頴等。俱以凡才叨膺重任。擢居都府。
分掌兵戎。不能宣力而竭忠。乃敢縱欲而敗度。況終

日飲酒為樂、又復用錢買妖、若非剝削害軍。此物從何而得。即目虜人雖已請和、而邊報未嘗寧息、舊耻未雪、當臣子臥薪嘗膽之時、大舉未圖、宜將帥捐軀致命之日、而衛賴等所為若此、上辜　朝廷之恩、下失軍士之望、惟騁一已之嗜欲、豈卹衆情之艱難、羣

追論前失○縣軍政之不肅

者士卒之潰、大事幾危、正繇為將帥者。平日貪淫敗度、受財賣軍、互相交通、賄緣黨比、戰鬬之事不習。兵戎之政不修。將帥互為讐仇。上下自相矛盾。以致臨敵無功。望風瓦解。前日之覆轍未久。而衛賴等又復

效尤廉恥蕩然全無忌憚比者在營軍士逃者數多動以萬計安知不爲衛穎等責放逼迫所致杜漸防微不可不慎且賞從賤罰從貴此古今之通典而兵家之要術也今衛穎等位重任隆而貪婪無度則下人何所取法而管軍者何以爲戒所據各人罪名已蒙 聖恩寬宥而此等馴偷之才終難任爪牙之寄合無將衛穎范廣陶瑾張義郭英穆晟俱不許管理府衛事務及坐營領軍調往開平獨石大同一帶操守殺賊以贖前罪庶使法令昭明而餘人知懼恩義

並行。而戎政修舉。臣等猥以駑鈍叨掌兵戎。顧惟將帥之用舍。繫乎國家之安危。事有當言。不敢緘默

覆大同守禦疏　大同守禦

鎮守大同太監裴當題。制虜之道。在於有備無虞。用兵之方。貴乎知彼知己。今大同見操官軍。除東西二路外。馬隊官軍。止有六千餘員名。以近守則有餘。以遠戰則不足。步隊官軍雖有八千八百餘員名。止可排營列陣。不能爭先趨利。數內亦有精壯好漢。爲因無馬俱各步操。乞勑該部量揆精銳馬隊官軍一

萬餘騎前來、餘外另帶附餘馬數千匹、每馬就馱行糧數斗、則給軍食用、亦可存省邊儲、其附餘馬匹聽臣等於步隊內選人騎操、如若馬步軍士數少、卽於正統十四年、原選各衛所餘丁、幷大同府民壯、查照原來量爲增減、整點齊備、聽候有警、相機調用、如此則軍威强壯、邊事可以有爲、人無浮冗、供給不致缺乏、臣等再照大同府四州七縣之民、生長邊方、安其習俗、性旣勇悍、尤耐飢寒、自昔至今、多於腹裏及邇南衛所充當軍役、其各該衛分有二三千里、有五七

千里者或歲久年深拋家失業者供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路程窵遠中途死者有之或因不服水土到衛死者有之或因貪贓官吏受囑賣放者有之起解者未至逃亡者復來該衛無實用之人原籍有清勾之擾既僉長解又斂盤纏況今兵燹以來鄉里凋零至極軍伍既不能足民戶因而靠損若得就近於大衛軍附近充補既服水土又省逃亡稽勾誠良法也同等衛所當軍情願自備鞍馬不敢便支糧賞奮勇殺賊以圖補報臣切惟天下衛所相同者多 祖宗制度難於更改但 國家政務有經有權夷狄事機

有急有緩。今者北虜之於西夷。大同之與他處。非惟理勢輕重有不同。其實事機急緩之懸絕。若不先其所當重者急者。而後其所當輕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道。未見其可。乞　勑該部從長計議。除太原府等處邊衛軍役外。其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尉力士旗軍等項。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者不為常例。俱各於大同就近照名充當軍役聽其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賞。於大同前後二衛帶管收操。待後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原先衛

分開豁籍冊。永不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背井離鄉

敕。陳。事。理。極。爲。明。悉

之苦。得遂安家戀土之情。若使撫恤有方。教演有法。遇有警急。一則不忍棄其祖宗墳塋。一則不忍毀其宗族産業。無不心懷敵愾。樂於戰鬭。比與山西河南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戶無分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兩得也。臣等看得裴當稱。要大同府所屬州縣清解各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等項。俱於大同附近衛充當軍役一節。緣校尉力士幼軍。俱係隨　侍等項緊要。人數不多。

難以存留外。所據清解各衛旗軍，合無准言，不爲常例，存留彼處操備聽調殺賊，候邊方寧息，另行定奪，仍令各該有司軍衛，將清勾收發過旗軍姓名，通須造册繳部，以憑查考，不許指此爲繇，生事擾害經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共題。

兵部爲懷柔遠人疏　貴州宣慰

吏科抄出吏部左侍郎何文淵題，臣訪得貴州地方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思州宣慰司，管屬土民，仍設都司衛門鎮守其地。太祖高皇帝命鎮遠侯顧

戍在彼鎮守，事簡民安，遠人畏服。永樂十一年，湖廣布政司參政蔣廷贊具奏，於貴州開設布按二司，將
設立布按二司，則撫綏有方，人民殷實，若止立宣
思南等三宣慰司地方，改設六府，每府所管不過三
衛不設二司，如遼東地方終成邊鄙，此亦得失之
四長官司，人民每司不過一二百戶，官多民少，點差
驗也。於今已漸開闢，多成樂土，信此議之未必非，
弓兵皂隸門子庫子驛夫等項，應答不前，官吏在彼廉潔者少，貪墨者多。又從取索民財，土民受逼，日漸困窮，以致去歲苗賊反叛，殺害軍民，總兵官官聚又生事激變，水西等處土官共起謀逆，劫殺地方，燒毀衙門，驅擄人口，官軍征討，屢常交鋒，殺人盈野，自去

春以來。米糧艱難。人多餓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於斯。今兵疲民困。又遣將南征。師旅之行。糧餉為先。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儹運供給。勞苦萬端。恐生他變。貴州地方。山嶺高峻。林木深奧。雖有雄兵猛將。急難成功。又且土人之性。叛服不常。懇乞

勑兵部計議。其被賊燒毀衙門、弗復起蓋。布按二司、幷各府大小官吏、及從征官軍、俱各取回、地方止照洪武年間、設立宣慰司衙門、管屬土人、設都司衙門都指揮等官、以鈐束軍衞、遣大將一員、前去鎮

守仍降　勅書出給賞賜命大臣一員便於言語者前去招撫便宜行事宣布恩威賞勞土官土人候南北胡寇寧息另行計議於今多事之秋且置此小寇於度外等因具題奉　旨欽遵到部臣等切詳貴州地方雖僻在一隅人多頑獷係我　太祖高皇帝開創于前　太宗文皇帝經營于後迨今八十餘年法制已定地方無虞比年以來為因邊將處置乖方加以征南之師數出兵疲於久戍民困於遠輸遂致各構賊寇乘機生發殺掠人畜上干　聖慮勞師遠征

改土為流則難改流為土則易若因事弃地豈易收復乎

已及一年之上。各該城池雖被蠻賊圍困而各城官
員皆能効力死守及總兵總督參將巡按三司等官。
又不曾要將貴州地方遺棄。幷征進官軍取回緣繇
具奏。況土地 祖宗之土地。人民 祖宗之人民。豈
可輕易棄擲。兼且事干邊務。難以遙制。合無行令總
督軍務本部左侍郎侯璡、總兵官保定伯梁珤等將
本官所言取回各衙門官員等項、緣繇、公同勘議明
白。務在斟酌停當、處置合宜、上不違 祖宗之成法。
下不貽邊境之後患。通行具實回奏定奪、其言要出

給賞賜命大臣一員前去招撫一節緣此賊勢已猖
獗惡已稔盈四出紛擾種類不一倚山箐而為險効
蜂蟻而屯聚既無所指定處又無常管頭目非得深
曉夷情熟知道路之人卒難招撫訪得何文淵先已
出差貴州備諳本處山川險易夷情向背合無將本

即遣進詠之人干事局恐亦未當

官量與陞職請　勑并關領賞賜前去貴州與同侯
璡等相度賊勢便宜招撫惟復不必差官只差人馳
驛賫文與侯璡公同總兵官梁珤等審度前項賊情
並宜撫捕務在日下寧帖緣奉　欽依該衙門看事

理具題。

兵部爲求討等事疏　處置夷番

巡撫四川都御史李匡咨稱訪得舊威州在保縣之外八十里唐李德裕謂其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中（地險古今不異）是漢地入兵之路號爲無憂城臣竊謂此地若漢人得而守之番人不敢東向若番人得而守之則漢人不可西行本州與朴頭党者木兎石夂藺日駐陸寨先係保縣管轄克羅俄監黎伊仌南葛自永樂八年歸附之後凡有進貢俱從日駐等寨

經過於保縣出境宣德七年雜谷安撫司安撫定曰
思結將前項六寨占據阻截董卜道路正統七年間
草坡賊人作耗都司調軍征勦其董卜乘時調領番
兵迎合官軍勦賊就送馬匹從草坡出境赴京進貢
奏要開通古敦道路該四川三司勘得古敦係雅州
靈關其路險峽正統八年間　勅令董卜仍從銅門
山朴頭日駐保縣出境被雜谷仍前阻當正統十二
年間定曰思結病故伊弟阿拜管事將守把達思蠻
長官司豆若寨頭日松蓬挫辱及有阿拜異母兄衆

齒只兒結伊姐嫁克羅俄監粲爲妾忿恨不承襲管事與弟觀綽達兒并松蓮俱去投托董卜。正統十三年間董卜撥人守把豆若寨搶占達思蠻長官司地方正統十四年董卜以追還日駐等寨給還保縣爲名搶占雜谷安撫司地方就將雜谷原占保縣舊維州亦行撥人守把景泰元年間董卜要進馬匹盔甲從保縣出境內官御史三司官不能必其順逆之勢備錄具奏欽蒙　勅令董卜將馬匹盔甲免進景泰二年三月內董卜差人進貢至保縣地方三司官親

詰撫邦。其差來之人。執稱未奉之先。馬匹已行出境。續被雜谷達思蠻番人將董卜差來之人截殺。連馬赶逐回還。本年十月二十四日董卜差人二千餘衆護送馬一百餘匹。赴保縣交割。其餘番人盡行退還。自後頗聽撫諭。將原窩張阿賞杜阿泰王仮的丁師保董伯浩等俱發回威州保縣復業訖。今該前因。臣與内官陳涓、并三司掌印官、親詣威州。會同侍郎䇿官羅綺等計議得。舊雜州先係保縣管轄。後為雜谷侵奪。今為董卜占據。若得此州城量行撥人守把。則

可以杜董卜覬覦之心不得此州城仍係番人居住未可以絕董卜往來之路已經會案差通事人等前去撫諭克羅俄監粲着將舊維州退還保縣未據回報間有疊溪千戶所該管永鎮等衛地方番人聚衆上路殺虜官軍侍郎羅綺內官陳涓各往松潘等處行事去訖臣竊以爲欲杜董卜覬覦之心必須得此州城欲消董卜反側之意必須厚加管待向使懷柔之道不至雖得此州城亦爲無用阻彼一路亦爲徒勞致之於古唐司徒中書令韋皋嘗與吐蕃大戰於

維州則是吐蕃非因雅州維州之險而不來也（說事有根據）今阻其行維州之路則保縣一方固美矣又令其從靈關而來則雅州一方何罪焉況且又有一路從草坡出汶川縣一路從僚𤤍出灌縣一路從清溪口出崇慶州是皆不可阻之路若或四路並出竟將何術制

（制番之道在官吏撫馭得宜不專在地勢此論允協）

馭抑鬪本番之放肆起於小節之不周臣自受任以來仰體聖心凡遇番使之至尤其加意以今較前

（此得番人本情）

漸覺聽撫兼且番使之來雖曰進貢實則圖其口腹利吾賜予以故韋皐治蜀開清溪道以通羣蠻入貢

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羈縻之。旣而軍府厭於廩給。同平章事杜悰。奏減其數。羣蠻遂叛。伏望 聖恩。因其使人之來。嘉其向化之忠。俟其回還。即令賫 勑與克羅俄監粲。着將舊維州碉房退還保縣掌管。臣在成都日少。仍乞 勑四川三司并鎮守等官。凡遇董卜使人之至。必須撫之以恩。待之以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馬匹旣已阻却。盔甲仍令進奉。則在我懷柔之道得。而番人反側之意定矣臣之愚見如此。具題奉 旨欽遵抄出。移咨到部。看

得董卜韓胡宣慰使司掌司事都指揮同知克羅俄
監粲、自恃部落強盛。陰懷異圖。非止一日。其控御之
術。防閑之道。誠不可不加之意。今既都御史李匡訖
議彼中地方險易。事情緩急。要行請 敕克羅俄監
粲將舊維州碉房退還保縣掌管、并請 敕四川三
司鎮守等官、凡遇董卜韓胡使人之至、必須撫之以
恩。待之以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阻却馬匹、令
進盔甲、係干處置夷情。合當請 敕李匡嘗知克羅
俄監粲之奸、當念地方撫巡之重、其於一應夷情邊

備務要博采衆長折以中道剛柔兼濟寬猛適宜本之以廉明濟之以通變毋生事而激變毋縱惡而長奸毋貪小利以啟賊訐毋邀近功而妨遠圖必須十分用心不許纖毫怠慢致貽後患緣係處置夷情具

（馭夷之法盡此數言矣）

題

兵部為邊情事疏 夷人奏討書籍

照得董卜求討書籍一節攷之唐玄宗之世吐番遣使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學于體烈以為與之書使知

（此二疏皆作何所見）

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尚書裴光庭以為吐蕃

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內外體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於是玄宗賜以詩書今照董卜求討前項書籍臣以爲成都記即成都府誌書也一府之形圖關隘於此乎載不可以此誌與之使其知成都之地方也

此段大約似略

方輿勝覽天下之形像関隘於此乎載不可以此書與之使其知天下之地方也其餘書籍可以與之誦讀使其知忠君親上之道佩仁服義之節若或不與

論事亦透

彼來朝之人市於書肆之中亦不甚難不若因其請

而與之。可以固結其心。書籍係董卜所無有、朝廷所未賜、臣不敢以私與乞勑禮部計議、將董卜所求書籍、遣人量加頒賜、因而勑令將舊維州地方、退還保縣。彼必感恩知報。可免西顧之憂。臣之愚見如此、該禮部欽奉聖旨欽遵到部、除奏討書籍另行奏請給與外、所據令將舊維州地方退還保縣一節、移咨到部、參照董卜韓胡克羅俄監燦、其譎詐之心。桀驁之狀。陰懷異圖、非止一日。今雖要令將舊維州退還本縣。誠恐本人反復多端。貪戀土地人民。不

肯退出。并雜谷安撫司達思巒長官司雖稱退還。亦不見著實。其稱印信帶出遊方等語。俱屬虛詐。又稱雜谷達思巒雖得地方。俱聽董卜節制則是雖有退還之名其實占管如故李匡所謂洗心向化。未必不爲虛言。合無行移羅綺、再行公同鎮守周貴等從長計議。其於夷情邊務、如果董卜韓胡革心向化、別無變詐不實、就便差人齎文與克羅俄監燦以謂尔今奏討書籍、 朝廷已允其請、但舊維州係附近保縣去處、尔既有恭順之心、不失臣節、亟將本州地方退

回本縣以表臣順毋得猶豫狐疑自持兩端仍令羅綺當知克羅俄監粲之奸當念地方付托之重必審勢度情必輕利重義今後番夷饋送物件雖不可遽然辭却以生夷人疑貳之心亦不可輕易接受以啓夷人輕侮之意務在處置停當俾上下相安緩急有濟緣奉　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具題

兵部爲邊務事疏　處置三衛

該提調軍務都御史鄒來學議得近來虜寇當背義肆惡之餘有去逆效順之舉欲將人馬當回恐阻夷

人向化之心。乖　朝廷柔遠之意。兼以傳說境外事情。已示驗。放入關。差人伴送。及具奏外。臣等切詳朶顏等三衛餘孽。先年勢孤。雖伏一隅。不足爲慮。自正統十四年也。先猖獗犯邊。已結成一黨。乘機搶掠。今既隨同也。先遠遁而復來本處居住。顯係也先部落

（三衛夷人陰陽反覆最須得駕御之宜）

之數。假以進貢爲名。包藏禍心。有未可測。或自起不忠之釁。而探我道路之險易。或糾合也先之徒。而窺我兵馬之虛實。即目遼東屢被其患。腥羶之計稍遂。犬豕之態益驕。臣等所鎮永平山海一帶。相去賊巢

不遠。履霜堅氷之戒。攻在今日。乞勑該部計議。今後後遇有外夷來者。除歸順及有專報警急聲息等項。當即具奏許令入關。其餘來非時節。及無真實境外事情。合無照依　太上皇帝勑旨。就便阻回。候　聖節及冬節前來進貢。照例審實驗放。伴送赴京。仍要多方密切差人哨瞭。如或此賊勢衆離邊窵遠。必須指實具奏定奪。倘若近邊屯聚。意在搶擄。我有可為之勢。即便調領所部軍馬出口。相機設法剿捕。以弭後日之患。具題奉　旨欽遵到部。參照奏稱兀良哈

泰寧朶顔福餘三衛達賊頭目。照依比先年間　勑

旨。今後歸順傳報聲息。許令入關。其餘就便阻回。候

冬年令節照例赴京一節。臣等議得前項夷人。自

祖宗以來。世受官員。屏蔽我邊。往來通使不絕。後因

在邊出沒。大出官軍征勦。以此堅彼黨與之心。遂懷

叛逆之意。乃者也先大衆犯邊。皆倚此賊爲前鋒鄉

道。自也先革心向化。遣使朝貢請和遁去而兀良哈

三衛達子。亦各回還本處。雖時有人馬在邊出入。陰

有窺伺之心。未曾明白寇擾。近又節次遣使臣赴京

進馬。朝廷禮待如初。今若無故一旦阻絕。彼必以爲有與謀因懷疑二（驅逐此虜不可先示疑）或奔投也先或自相糾聚侵擾邊方自貽後患兼之此輩部落正在南北二邊之間凡我被擄之人自逃非逃回者必從此處經過平居無事之時尚且被其截虜今若拒而不納則是愈激其變萬一犬羊致慮阻絕道路使我人不得回還非惟失陷之人自是永無歸期抑且虜中消息從此無（此慮更深）繇知會有此窒礙理難拒絕況 朝廷之馭夷狄本之以大公待之以寬恕來則不拒去則不追斯乃防

奸欺僞保邊弭患。長策。即目京師內外。百穀茂盛。人民安和。守有城池操有軍馬。彼雖欲來探我虛實。我則示以至誠無僞或者因此知我有備益堅向化之。

是時我已內寇故羈縻如此

誠若果遽然斷絕虜恐自開邊釁且虜寇奸詐。固不可測。而大計所關亦不在於兀良哈三衛數人遣還之間便透漏中國消息且也先之遣使來朝中國。陰謀不測。把之此輩尤甚援之事體。亦可以拒絕之乎。兼措置邊務撫柔外夷。有當守經。有當行權者。斯時虜寇也先等。吞併諸種部落。正在縱橫之際而兀良

哈三衛名雖遣使朝貢實則聽受也先約束所至行
權以盡懷柔之道庶使醜虜無詞不敢輕動臣等又（正宜示之以）
惟犬羊之性無常所利者貨財飲食其受制於也先（利誘之相離所失者少所得者多）
未必心悅誠服不過威脅勢迫而已　朝廷待以恩
信加以賞勞既得彼之歡心安知不為我邊屏蔽臣
等再三籌慮所奏難准合無行移永平山海等處提
督軍務都御史鄒來學嚴督一帶邊關守備官軍晝
夜謹慎防閑遇有虜使到關審問來歷明白別無寇
擾情弊隨即驗放差人伴送赴京不許日久留難致

生疑惑以開邊釁其間如果虜使數多帶有器械衣甲及哨探隨後別有虜騎按伏事在不測情有可疑空從各官設法處置相機戰守仍一面星馳差人具

（若此時更為周密）

奏不許指此為繇一槩縱令入境而失誤邊務自取重罪

覆中書舍人何英疏　陝西鎮守

兵科抄出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英題臣聞宣德年間尾刺脫截殺散阿魯台其治下散漫餘寇阿魯台朶兒只伯等五六百人潛躲於甘州等處邊境攪擾

陝西百姓數年轉輸甚至艱苦今非賊也先殺散脫

（收拾殘寇部落亦皆亂用非迂常迂言者）

脫不花部下敗殘窮寇無所依歸者甚多欲歸也先則自相猜忌而不敢歸欲往遼東大同宣府沿邊一帶則畏懼邊軍并三衛達子而不敢往只得在於甘涼寧夏沿邊逃躲潛住臣今思非浪達賊節次殺死官軍搶掠人畜於近邊攪擾者正此窮賊也況虜中多係甘肅住坐回回熟知地方邊境城池及楚肅二府養馬草場去處倘黃河結凍餘寇糾合復來近邊攪擾實爲未便乞

勅該部選差熟於幹辦通曉夷

情一二人賫捧　勅諭詳寫榜文前去莊浪等處跟尋殺死官軍爲惡達賊宣布　朝廷恩威諭以利害如從則招撫來降倘或執拗不改前非則量調凉州莊浪等處見操官軍相機勦殺以除邊患便益奉欽遵到部參照中書舍人何英奏稱其言要差通曉夷情一二人前去莊浪跟隨招撫殺死官軍達賊一節議得賊虜之情譎詐多端去來不常居止靡定部落星散實難結以恩信大衆軍馬尚然追之不及今二三人却往何處跟尋兼且也先既已不使使臣今

却令人跟尋殘寇則是自起釁端而非安邊禦侮之（遠使招收殘寇必先或因而啓隙）道況近日甘肅一帶擾邊達賊又未審的係何部落設若京師差人到彼跟尋萬一疎虞未免失所受辱非惟因而透漏邊境消息抑且醜虜謂我將臣之無謀徒惹邊患無益於事委的窒礙難行但干邊務夷情合無賫文與甘肅總兵官王敬公同參贊軍務都御史宋傑等從長勘議前項賊寇是何部落有無來歷即今應否差人前去招撫如果相應就於彼處選（自督撫遣人其進止机要自可隨宜于事体爲輕）差諳曉夷情人員徑自設法相機進止前去哨探得

若朝廷遣使則。所關國体不細

見宣明　朝廷恩威諭以利害。禍福。令其歸款效順。差人伴送赴京。自有重大陞賞。若賊情奸詐。恐有後害。難以差人。亦要謹愼防範。遇警隨宜戰守。然此事。王薇等。必須斷以大義。決不可猶豫狐疑。苟且謀計。及輕易舉動。致損軍威。有乖事體。仍先將應否緣繇差人馳奏。毋得遲誤。若各官輕率怠忽。處置不當。異日誤事。罪有所歸。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五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錢爾進及甫參閱

朱簡齋先生奏議

疏　朱鑑

請減屯軍子粒禁革奸弊疏　屯軍子粒

據廣東都指揮僉事張玉呇呈稱節據清遠碍石雷州海南神電廣海等衛南雄韶州揵勝靖海甲子門

等所管屯指揮千百戶楊瓚等呈據各該屯田旗軍劉良受等連名狀告俱克各衛所旗軍蒙撥屯種辦納子粒遞年本軍例納細糧六石切思原撥荒田每軍多者二十畝少者十數畝多係深山窮遠及濱海去處其間有水源灌注者少山坡者多望雨成熟旱涸不收凡如民田每畝起科多者四五升少者一二升尚且辦納不前今屯軍田土每畝納糧三斗二十畝者納糧六石又有不及畝數者一般辦納委實艱難與民爭種互相告訐連年不絕永樂宣德年間惟

納稻穀俱係各衛所自行收納雖多寡少亦可拖延今納細糧撥與有司見數收納俱要實米到倉誠革奸弊但軍士有新舊不同丁力有多寡不等致有典賣兒女者有貧乏逃亡者甚至不得已糾合爲非苟圖衣食者況兼逓年雨水不均禾稼不熟誠恐追徵細糧逼迫逃竄苦乞優恤減分辦納等因備呈據此案照先爲戒諭事節該欽奉勅諭內一欵凡軍民一切利病及今可以濟時卹患除奸去弊之事許指實直言無隱體得廣東福建俱係濱海去處瘴癘之地

山多田少地瘠人貧附近好田多被頭目占種所撥旗軍屯田俱係深山窵遠處所山嵐瘴氣所侵軍民亡故不少以此俱怕前去名雖下屯實在衛所有田者少無田者多及至比較之時又將徵收銀兩送與官旗攬納一二逼迫併有力者照例納足無力者典賣妻孥益之管屯等官遞年春種之時指以查點青苗等項科斂打發秋成之際指以比較子粒等因索要使用計其一年所種不勾一年所需以有數之軍士恣無窮之瀆徵所以逃亡數多屯守無備深負 皇

上卹軍之盛意、經國之遠圖、如蒙乞勅該部計議、暫將此等地方子粒、減分徵納、以舒軍士、及行各按察司、專委廉幹僉事一員、往來提督、除革奸弊、實為便益、正統五年上時為監察御史

請開設京衛武學疏 開設京衛武學

該成國公朱勇等、揀選到弓馬慣熟幼官一百員、銓選教官訓教歷代臣鑑及武經等書、使知尊君親上之道、竭忠報國之心、委臣前去提調、稽其進業、除依奉外、又該本官推訪到曾經戰陣勇敢當先、都指揮

指揮千百戶等官紀廣等五十一員本年三月十四日奉　聖旨也要他熟讀武經百將傳等書曉得用兵方畧以待試用吏部俱已奏除訓導楊義等六員前去行在前軍都督府兩傍空屋內各另立學分教欽遵前去幼官學內提調訓誨及去紀廣等學內稽其進業都指揮等官迭見步失等多有告稱年老不能識字難以熟讀及稱說公差等項不來聽教又有訓導各另學堂偏執已見講解不一各官難以聽受恐非設學教養經久利便之成規也臣稽諸典籍成

周以射御賓興已有用武取士之意漢以兵法召募遂有用武取士之名唐有軍謀宏遠能詰孫吳之科故初舉而得裴端復再舉而得郭子儀此武舉得人之驗也漢有博士之官宋有武學之設故程顥學問淵源而召判武學陳瑩中學術醇正而擢爲博士此武學官制之備也臣伏覩 皇上嗣位以來屢勅五軍都督府及在外各都司衛所有推舉武職之條有比試軍職之例即成周漢唐武舉之科也今公侯伯已設教官訓其子孫都指揮以下等官又設訓導教

誨、即漢唐宋武學博士之制也、至於各都司衛所、莫不有學、實　皇上深謀遠慮、作養武職之盛意、然外而衛所雖蒙設學、未見考試其成功、內而京師、雖已訓教、未蒙設立武學、蓋學制之設未備、則教法之條不立、武舉之科未啓、則得人之效未著、況一應公文、難以行移、訓導未知隷何管屬、如蒙乞勅該部計議在京亦合開設武學、須降印信、立學規之典、與武舉之科、議官制、定員名、訪保學問淵源者、以總其綱、學術醇正者、以分其目、自公侯伯都督以下等官、應襲

兒男及敎廢英俊幼官、趁其年少、不妨操備選途武然此一、官致誤用此輩之子孫亦不知書亦終身不習武事矣學習讀歷代臣鑑等書、講明武經孫吳等法、每年一小比、三年一大比、如有弓馬慣熟、兵法精通、智謀宏達、文武雙全者、量加陞賞錄名聽用。一長可取者、亦與錄名、再比二次三次不中者、黜退別項差用、非應襲兒男、自願入學習舉業者、聽其考試、照例出身。及照今選年老不能記誦官員、合無俱與幼官一處會同、聽講用兵方畧、幷武經等書、然後同齋習讀、則講解歸一、勸課有方、亦無時過後學之患、而大小武職

皆得人矣。仍行各處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學校一體訓教，著令提調學校僉事，并監察御史等官照依考試，如式者具其名實奏聞，以備取用，其不中式者亦如之，如此則建武學，教之於未用之初。立武舉，試之於將用之際。殆見學制以備，教法以立。武舉以設，而公侯伯等官之子孫，他日必無驕奢悞事之失，將來俱得實才，為國之用矣。正統六年三月上　時為監察御史

請補軍民冊籍疏　軍民冊籍

國家以民數為重，軍民以冊籍為先。凡在有司，理當

收貯。洪武元年以來軍民等項戶口。俱以版籍爲定
每次重造一樣五本。戶部及司府州縣各收一本。存
照。以備日久吊查。俾奸巧移易者。不得售其私。避重
就輕者。不得更其役。立法之意。至矣備矣。臣近往太
原等府。遼沁等州縣。清理軍伍。爲因各處軍民告訐。
軍役要吊洪武初年原架軍册查理分豁。其各該官
吏。推稱年久。俱各無存。多被吏書更改作弊。將軍作
民。民捏爲軍。以致連年告訐。互相推調。空歇軍伍。乞
各府州縣掌印官員。查自洪武元年以來。原造軍民

籍冊并節次原埰及抽丁等項軍冊到官逐一點看寫補修整完備其迷失損壞燒毀無存者著令吏書前赴各該上司查寫回還務要不失祖戶姓名原埰丁口其克軍來歷衛所鄉貫備細緣由依式補造照舊改正比對無差發庫收架如法安置時常晒晾庶版籍定軍伍清而偷盜棄毀之弊亦可革矣正統十二年上

時為左參政

撫安軍民疏 邊防

趙為撫安軍民事奉勅爾等即曉諭撫安人民各安

生業、毋令驚惶、但不用心撫恤、致小民失所、或因而生事爲非、俱重罪不宥、爾三司仍各委的當堂上官、作急前來鎮守、代州一帶沿邊地方、提督鴈門關官軍、守把關口、嚴謹設備防愼、本司已委左叅議羅恪前去會同提督守備外、切照山西地方極臨邊境、所屬官吏軍民人等、欽蒙皇上洪福厚恩、不知兵者八十餘年矣、所以終歲勤動、僨運邊儲、供給軍餉、冀衛民生、豈期大同一旦失機、致賊長奸、逞兇殺虜、腹裏橫行、如入無人之境、遠勞聖慮、率師親征、人心

已安、賊必遠遁、然恐此寇詭詐百端、姦計萬狀、或詐降、或請和。或去而復來。或散而復合。或設伏我要衝。或邀截我歸路。或聲東而擊西、或佯北而突南、或攻城搜山、而刼虜我民財。或出消安營。而窺伺我兵勢雖萬無此虞、亦不可不爲先備也。如蒙准言、乞多擇智謀大將、挑選精銳騎兵、每一營用總兵一員、叅將二員、騎兵或一萬、或二萬、不可過多。多則難擺。惟在三令五申之嚴、須用四首八尾之法。布列安營守衛行在。先發夜不收、徼行、以潛覘其動靜。次發遊奕先

鋒升高以覘其隱伏量敵而進慮勝而會然後發兵四出策兵繼從分彼之勢破彼之謀各自為正奇夾擊其左右或攻其無備或出其不意或勦其夜後或擣其暮歸或據險以乘之或多方以誤之勿拘于一營勿局于一陣或設伏以邀截其歸路或出奇以夾擊其奔衝務要左右相援首尾相應切不可孤軍深入亦不可追逼窮寇慎防佯北之詐謹備奔衝之突凡敢勇當先殺賊有功者則速陞賞畏法逆避不行策應者則速責罰以勵我兵勢以奮我兵威使彼虜

無所加。衆無所用。立見狐奔鼠突。膽喪心摧。決勝于須臾。安邊于悠久。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兵法有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書之所載。理必不誣。欲求萬全。在茲一舉。惟 皇上裁之。又照山西地方。即目人心未寧。雖有三司。事難專主。伏望

聖恩。暫遣大臣。或侍郎。或都御史一員。馳驛前來。便宜行事。撫安人心。計整邊務。候邊境寧息之日。依舊取回。正統十四年八月進時爲左參政

隄防達賊懲勸善惡疏

駕陌上 本拚對

欽奉　皇太后明詔避因虜寇犯邊荼害生靈　皇帝恐禍連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留賊庭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　皇上生在深宮長於內府不知兵是凶器將是危官屈萬乘之尊輕爲孤注之舉欲固宗社惟在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可也欲禦虜寇惟在選將練兵積粟補邊可也奈何舍唐虞三代之聖謨却乃蹈懷愍徽欽之覆轍況今年五月初四日上天垂象凡有目者皆得

而見也，欽天監豈有不知，又可深入賊境者乎，是何姦邪，竊弄神器，左使　皇上蹈此危機，荼毒生靈，拘留大駕，上貽　聖母陛下之憂，下為官吏軍民之苦，誠可痛哭流涕而長嘆息者也，然既往者，雖不可追，而方來者，尤所當謹，臣恐此寇詭詐百端，奸計萬狀，節將所獲盔甲器械等物運去而復來，常以所掠金銀錦段等寶，取去而復索，腹裏橫行，剽掠牛羊騾馬，動數十萬計，到處搜山，殺虜軍民男婦亦數十萬千，尚在關外劄營，節據飛報搶虜，却說請和，又云結親，

意在寬我之心實欲中彼奸計攻我無備出我不意又欲因我怠而來擊此皆兵法也不可不慎不可不防請和不已必至結姻結姻不已必索歲幣歲幣不

宋朝往事可鑑

已必欲分疆以國家有限之物充醜虜無已之求若不整兵報復殆見生靈不安欲計長治之謀未見其可也兵法有云千里而趨利者蹶上將百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今彼寇以數千里而趨利其兵將不蹶我軍以佚待勞而失利都蹶上將軍窮究其原豈無其故彼以賞罰得專其權號令得行其志父子相救兄

弟相援所掠之物皆歸於私室此所以乘勝長驅莫之能禦我以賞罰必關於朝廷號令皆制於監軍將佐不和士卒無恩所得之物必解於公家此所以屈力殫貨愈見敗衂今以結親為由遣使來京一則覘我虛實以報彼酋一則逼我達軍以圖內應所謀者大其志不小假以送駕為名始得開關迎接我欲出兵拒抗彼則指駕為辭其謀既深我慮宜遠為今之計宗社為重急於擇將速於練兵擇將務必智勇之才任將須要權謀用已暫停中貴監軍之制假以生

救賞罰之權使我志無所撓討有所施重整渙散之兵復募壯勇之士蠹奸邪所積之財發太倉陳腐之粟能勦一賊者賞銀十兩陞以總旗斬二賊者賞銀二十兩陞以百戶殺一副將者賞銀百兩陞以千戶能運籌制勝斬將搴旗者賞銀千兩陞以指揮能破賊陷陣安邊定國者賞銀萬兩不次陞用有傷官軍賞以粟帛陣亡官軍陞襲子孫惟圖功成勿惜國費

四言甚明

給賞自已之軍民勝鑽外夷之虜寇孰不奮勇孰不當先徵取各道勤王之兵名爲討賊復仇之衆京師

大軍出居庸直隸大軍出紫荆河南山西出鴈門與
大寧府等衛大軍指日刻期諸道並進踁劄大同併
力夾攻互相策應出奇擒捕相機追勦務使狐奔兎
突膽喪心摧決勝於須臾安邊於悠久奪駕回還窮
寇自逝則功可成而恥可雪否則恐以送親為由乘
機隨駕而進衝突京師驚犯陵寢閉門割地束手受
制諸道援兵一時難至天下大勢何日得安勿謂此
寇不足憂勿謂和議爲可喜苟安於一時貽悔于後
日即日雲渾應朔等州縣天城陽和等衛所官吏軍

民人畜已困兩箇月餘賊兵尚在往來遊騎各處搜掠田禾不得收成柴薪不得出採牛羊不得牧放莊田不得照瞭糧食將盡薪芻無遺急於索兵勝於拯溺猶懸待解猶饑待哺倘或坐視不顧臣恐各城不攻而自拔矣也先如果欲送駕回京結為親姻和好實則未為可喜虛則愈當隄防先令收其胡黨招回遊騎令我軍民出作入息令我牛羊朝放暮歸無搶擄之虞有安生之樂遣人通報挾彼誓盟務必省去人馬須要收其甲兵單人單騎方許送駕仍令鳥將

擁兵居庸慎防賊黨乘機猖獗暫且苟安於今日再
行計整於來年伏望　聖母陛下　郕王殿下念
祖宗開刱之勞將相披臥之苦置此多方欲傳萬世
取之不易守之實難豈可委任奸邪致使專權用事
切照太監王振毒亂天下震驚神器自江南草寇生
發立意皆以誅王振爲名自侍講劉球之死中外皆
以殺諫官爲諱爲厲之階莫甚於此古云事歸朝廷
則治事歸宦官則亡史有所載理必不誣昔　太祖
高皇帝與羣臣議事必屏去左右恐泄事机有妨國

政。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伏望　聖母陛下
郕王殿下坤德安厚乾剛安斷天位不可以久虛
神器不可以無主。速爲張主。急立儲君。選智勇之將。
託忠義之臣。開直諫之路。杜權勢之門。凡有軍國重
事。委之文武大臣公同計議可者行之。其不可者已
之。斷克如斯。事必有濟。早革內寺之權。再造中興之
業。庶雪前恥。以圖後功。苟或仍用姦邪。復竊政柄。枉
誅忠良。自戕國家。外寇不發。內釁必生。寧能不慎。豈
可不憂。況今　皇上被留賊庭。臣下當效草野奚暇

儆逆黨犯忌諱者哉倘或念臣懇忠寬以斧鉞減王振之門陞劉球之爵使奸邪之徒斂跡忠良之士類興則宗社奠安天下幸甚臣前任參政不得言路今忝憲臺豈敢緘默正統十四年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時上

請罷歸併州縣疏畧 請罷歸併州縣

看得大同爲京師之羽翼馬邑等縣又爲大同之羽翼若併去馬邑等縣是自折其羽翼也倘或人去城存被賊所據絕其糧道而大同應朔豈能固守乎邇以自守相抵爲愚者達賊犯邊不敢久停于此因見大同州縣數多各

處城中人馬尚存誠恐出兵夾擊以故不敢久羈倘或歸併賊人復來分兵據守邀我糧道絕我生理邊報聲息不通軍民往來不便臣恐大同等城不待攻圍而自困憊矣況渾源馬邑等州縣較之口外衛所不同衛所之中不過軍營動則不妨于糧賞州縣之內多係居民移則必誤於農種乞行大同總兵官早罷歸併之謀仍設守備之兵僉募本處民壯協同各所官軍互相策應且守土城賊多則堅壁勿戰賊寡則相機剿殺分遏賊勢以通糧道候邊境寧息之日

設法燒磚包砌、逃者招回、貧者賑濟、免糧免差、且耕且守、各城既守則民心可安、糧草不悞、糧草不悞則大同可守、京師自固、而天下舉安矣。正統十四年巡撫山西時上

請趨吉避凶疏　陰陽地勢

臣聞陰陽家者流、有云地有四勢、氣從八方、國都為天下之根本、而皇城又國都之正宮、凡有興作、不可不慎、今以外局四勢論之、龍弱虎強、山無四顧、喜得有水、亦嫌反跳、術者皆曰帝星所臨、固不必論、且以內局四勢論之、往日以北平布政司為正宮、故以

晨昏鍾鼓在前今以　奉天殿爲正宫晨昏鍾鼓不宜在後。緣左爲青龍右爲白虎前爲朱雀後爲玄武左爲陽右爲陰左爲華夏右爲夷狄青龍宜動白虎朱雀玄武宜靜自永樂宣德以來各衙門在東青龍頭旺慶壽寺衰微浮圖破壞故不爲災住居安穩國家無事近年以來却將白虎頭上慶壽寺重新修蓋朝暮焚香鍾鼓齊鳴又將二浮圖尚新修理虎嫌生角龍怕無睛。且閙慶壽寺金人所造革之可也何爲重修二浮圖胡人所搠除之可也奚爲復建。加以西

山一帶新造寺宇數多本欲求福殊不知反助其爲厲耳。以致江南草寇生發、塞北犬戎衝突、皆因白虎頭興旺之所致也。雖有關於天數。亦必本於人事。陰陽之術。不可盡信。地理之書亦不可不信。細民之家尚欲趨吉。京城之內。可不避凶。如蒙乞勅在廷文武大臣計議先將慶壽寺廬其居、移其人、杜其門、弛其鍾鼓、去其二浮圖、候邊境寧息無事之日。果欲事佛、將寺移去東邊舊工部地方起造、改爲龍興寺、可建二浮圖、任其鳴鍾鼓、以聳青龍頭、仍將順天府鍾鼓

樓、移來東臺基廠之內起蓋晨昏扣撞、以敵白虎蹲、又將順天府移來舊都察院、及將大興宛平并三儒學、移來舊吏戶禮三部地方開設、以配三法司、務使青龍動而且典、白虎靜而且安、其玄武門迤北順天府地方取正、蓋作庫藏、以收天下黃冊圖籍、以壓玄武之地。或得餘暇、再於城之東南巽地之角、起蓋功臣廟。可助外局之龍。庶得四勢動靜相安、八方氣候相應、則殘胡自敗、草寇不作、而國安民康、天下太平矣。正統十四年上時得巡撫山西

陳言邊務疏畧　邊務

田與傅說虜中之言、未委虛的、然賊情譎詐不可不備、今訪得各處邊將、罔念子孫有世襲之榮、各處軍壯、不思朝廷有陞賞之貴、各顧身家、不肯殺賊、毋以軍少難敵爲辭、屢以糧缺不供頻奏、釀成邊患、致增

聖憂、殊不知兵貴練而不貴多、戰貴速而不貴久、兵多則費財、戰久則挫銳、昔蘇建以三千而擊匈奴二十餘萬、岳飛以三千而破金兵三十餘萬、是其驗也、豈在多乎。惟在兵將一心。號令賞罰、攻戰調度之

法何如耳若軍令不嚴操習無法人心不齊器械不利縱有百萬何益之有用之守城不過食糧互相詐欺而已用之禦寇不過退走自相蹂殺而已斬首者不過一二而被戮者則舉一而遺百生擒者不過二三而追奪者則張百而成千微立勳勞希望陞賞況有在外殺一人而妄以上聞輒輕擢矣何以御衆總兵既無擅殺之權軍壯又無畏法之心以致調征避難者相繼而逃臨陣畏怯者成隊而退習為常事全無紀律再不假以威權申以軍令誠恐因循月久姑息日深草場不敢放收糧道不得速通馬必瘦死

人不聊生，必墮賊計，致誤事機，及訪得大同見在都指揮二十餘員，俱在一城守備，乞將沿邊渾源朔等州、山陰馬邑等縣，各委能幹都指揮一員，或二員統領馬步官軍民壯一千，或二千，就彼操備，各守地方，一則防運邊儲，一則護民耕種，賊少至，將勢相犄剿殺，賊大至，則通報出奇夾攻，或擊其前，或邀其後，齊力驕殘，殊死鏖戰，破彼之謀，摧彼之鋒，其敢勇當先，斬首生擒者，就行照例陞賞，調征在邊，臨陣先退者，許令便宜殺罰，以警軍壯，以肅軍威，庶得將令嚴明，人

心齊一。事寧之日。遣冊奏聞。則賞功之典速見。而人樂于趨事。罰罪之法速行。而人懼于逃縣。使或仍循故事。務拘常法。若不假之以威。不借之以權。雖蘇秦復生。鮮有能成其功者也。殆見屯師日久。邊儲日乏。馬無薪芻。人無糧食。賊勢猖獗。民心驚懼。以守不固。以攻不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其欲賊兵自回。邊境自息。是欲郤步求前。豈可得乎。景泰元年爲巡撫山西時上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